

凝住大江之美

——《念奴娇 赤壁怀古》中大江意象赏析

尚志宇

(沈阳市第二十七中学 辽宁 沈阳 110011)

【摘要】《念奴娇 赤壁怀古》是苏轼黄州的代表篇目，以其恢弘的气势和豪放的情怀备受瞩目。本文重点分析诗歌中的大江意象。和以往从赏析豪放风格入手分析这一意象不同，本文从分析大江的时空性入手，分析大江意象作为时空结合体，是苏轼审视现实和历史的重要载体。同时，作者跳出时空局限，探讨了历史发展的常与变。更为主要的是他试图用诗歌的形象性，来展示大江自然风光和历史风貌。从而大江在奔流豪放之外，又有了宁静和谐之美。作为苏轼被贬黄州的重要作品，大江的宁静和和谐，是苏轼真正洞悉世事，从而得到解脱的一种表征，也是苏轼旷达心胸的集中体现。

【关键词】 长江意象；水月；随物赋形；旷达；常与变

长江是中华诗词中重要的文化基因，在中国诗词中大江意象出现的频率特别高，而在《念奴娇》中大江更显出了这一意象多变的风姿，具有了独特的魅力。

一、跳出时空局限，发现历史的常与变

“大江东去，浪淘尽，千古风流人物。”大江在诗歌中是以时空的结合体的形象出现的。从论语中：“子在川上曰，逝者如斯夫，不舍昼夜。”开始江就已经显示出了与时间结合的倾向，无法分开了。江水的流动性，本身就是变化的，这种变化在于不舍昼夜的执着。而正是这种不舍却是不变的，是恒常的。很多时候越是眼前的景象，我们越熟悉，才往往忽视其真正的价值。诗歌往往能够让我们摆脱现实和自身的束缚，而获得超脱于现实的视角，从而发现事物的真正价值。东去的江水，是再自然不过的景象。但空间上的认知，甚至是描摹，无法超脱自我的局限，个体的生命长度是有限的，无法丈量江水的绵长。于是江水的时空性，就是对自身局限的一种超越，是对空间性的一种跳脱，因此江水有了永恒的价值。

但无论是熟悉的无视，还是空间的跳脱，对于江水价值的发现，在诗句中需要被唤醒，也就是他能够让我们得到触发，从而实现一种认识的飞跃。其实诗歌的形象性有利于我们跳脱现实的束缚，产生合理的想象，实现这一点。淘字就起到了这个作用，淘洗是流动的，不舍的，淘洗的是风流人物，是时间性的。淘尽黄沙始到金，淘洗是有结果的，是历史的磨难，是英雄的历练，还是时间流逝的无情等等，历史变化，风起云涌，江水的流动，浪花涌现。但江水是要淘洗的风流人物，是历史的佼佼者，但江水并没有因此而停止涌动，风流人物同样要面临淘洗，这就是江水所体现的一种时间的变化的真理，这种变化既是残酷的又是公平的。

时间的变化与恒常是最不好把握的，但是诗歌可以凝其时间，取其片段。故垒西边，人道是，三国周郎赤壁。故垒不过是旧迹，在诗人所处的生命阶段，能够有幸瞻仰，是偶遇，也是必然。说是偶遇，个人的生命有限，能够来到赤壁，游历胜景，是缘分。而旧迹总归是在历史线里，是时间维度。在历史里相遇总不会太难，看清江水的常与变，以江水作为参照，找到赤壁古战场其实就是必然。当然，如果不顾诗歌的生存维度，我们去考证其实赤壁根本不是赤壁古战场，苏轼不具有科学的精神，不注重考证。那未免可笑了。黄州的苏子，所要见到的何止是江边旧迹，他更想寻得出路，寻得解脱。所以黄州的苏子与大江相遇，与其说是听信人道是的偶然糊涂，不如说是历史中的有意寻觅，精神上的自然归宿。

二、随物赋形，描绘江山之画

水本无形，随物赋形。历史本身也是对时间的一种形象化表达，三国这个历史阶段，也许是历史长河中最有故事的一段了。乱石穿空，惊涛拍岸，卷起千堆雪。诗歌的表达让我们产生无尽的想象，这种想象既触及历史，更指向个人。这几句对大江的描写，是全诗最形象化，最具表现力的几句，或者说这几句更像诗歌的写景。乱石穿空，看似与江水无关，实则唯有江水的变化和

不舍的鬼斧，才有如此奇绝之景致。乱穿的是石头，更是历史风云，是尸横遍野，是大兵压境。江水是景物背后的时间线，一直让人裹挟在江水中。也许这就是苏子在赤壁面对江水时最初的感觉，赤壁之战何其惨烈，相信身在其中的人没有不恐惧，被震撼的。惊涛拍岸，这惊字就是初见江水最直接的感悟，也是对历史的敬畏。

卷起千堆雪的比喻更给人无尽的遐想。雪这个喻体的选择非常耐人寻味。雪是千堆的，确实能够表现江水磅礴的气势和强大的动能。在苏轼创作的《雪诗八首》中有“海风吹浪去无边，倏忽凝为万顷田。”的诗句，其实以浪喻雪在表现气势和动能上更具有表现力，而以雪喻浪似乎更迅疾，更轻盈，而这与大江承载历史的厚重似乎不相契合。因此千堆雪喻时空结合的历史之流，这给人更多的遐想。毕竟“千堆雪”给人的感觉更是凝滞的，沉积的，静止的。而这种特质也呼应了之前的“浪淘尽”，轰轰烈烈的历史变化，最终也不过是淘尽英雄，落得个“白茫茫世界真干净”，进一步拓展了大江意象的时空范围。

苏轼在《净因院画记》中说：“余尝论画，以为人禽、宫室、器用皆有常形，至于山石、竹木、水波、烟云，虽无常形，而有常理。常形之失，止于所失，而不能病其全，若常理之不当，则举废之矣。”水波本无常形，流动奔腾是江水之形，而对大江承载的时空永恒之理才是鉴赏大江意象的关键。这种构图让读者置身于赤壁的空间范畴，却又时刻提醒着我们历史的流变的厚重与恒常。

三、还酹水月洞天，旷达的时空之祭

在为我们塑造了周瑜风神潇洒的儒将风度后，苏轼从故国梦境回到了现实，面对的还是大江。“一尊还酹江月”是最耐人寻味的一句。如果用“卷起”表现“雪”，减少了雪的轻灵与静谧，那么月的出现就不能一概用豪放去理解了，江月意象组合强调的是江作为水的静态美，这样的意境之美是宁静与和谐的。这副画面在同时期的许多作品中都有呈现，如《前赤壁赋》中也有体现，“击空明兮溯流光，渺渺兮予怀，望美人兮天一方。”

《赤壁赋》中更是将水月这一意象表现变与不变的道理说的非常清楚。自变而观，天地变化莫测。自不变而观，物我无尽。而物我无尽才是解决人生困境的有效途径，自由的享受自然“无尽藏”。其实“水月”这个词是佛教用语，比喻一些法（事物）都无实体，《大智度论·初品·十喻》：“了解诸法，如幻如焰，如水中月。”因此与其在变换的虚幻中不能自拔，不如看淡荣辱，不在梦境中，独饮苦酒，而是以酒酹江，岂不是跳脱开了世俗的纷扰，苏轼的旷达胸怀也体现于此。乌台诗案因冤被贬，苏轼在黄州已经到了人生低谷，在于周瑜的对比中我们不难看到苏轼此时的处境。但苏轼并没有就此消沉，相反他在精神领域，在古往今来前人的智慧中找到了得以解脱的途径。世事总总如岁月，能以酒酹江，淡然一笑的又有几人，所以苏轼在黄州时又站在了人生的高峰，重得了自身的尊严，这才是他包容世事的旷，洞晓物理的达。